籌辦夷務始末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十七

同治二年。癸亥。六月。丁丑。烏里雅蘇台將軍明誼奏。竊奴才

奉

派會議中外分界事宜。俄使不遂所欲。負氣回國。經奴才照會該國西悉畢爾衙門。詢以次年何時在何地覆議。嗣接復文云。若不照依本年該國使臣博補考。雜哈勞等。所議以常住卡倫為界。勿庸再議等因。奴才逆恐其有分路帶兵侵占之舉。是以本年二月奴才奏請擬令西北兩路疆臣。各就本境設防籌備。俟其來時。即可相機勸議。各就本境酌中定界。但能使其稍知退斂。即各與之換約。冀得速結此案。荷蒙

文議允准遵即徑行該國西悉畢爾衙門約其亦分派使臣各就與該國近邊地方訂期會議尚未見覆文三月間塔爾巴哈台科布多邊境忽有該國兵隊三起強來肆擾科境之兩起共百四五十人其先來者經卡員阻止退出卡外聳吉遲日復來占界其另起兵隊竟敢毆拘蒙兵搶去馬匹軍械隨又將兵丁送還攜取馬匹什物而去鬼城伎倆百出不窮難保不時來窺伺侵擾自應早籌控制之法至塔境據明緒奏稱現來俄人三百餘名屢次驅逐概置不理該國既已分兵西北兩路前來逞強滋擾其分界緣起之沙賓達巴哈在烏里雅蘇台邊境尤與該國連界彼必亟

於侵越。其是否仍來塔垣東公會議。殊難豫定。今奉

諭旨。著奴才即赴塔城與明緒等妥商籌議。曷敢稍事耽延。但該國

既無使臣何時前來在何處會議照會文據。奴才又曷敢即

置本轄境於不顧。再四思維。止可趕緊將本境籌防要件。

與烏科二城大臣等酌辦。聽候明緒探實俄國使臣前來

會議確信。再定行止。

御批。知道了。著將邊防事宜交代後。即遵前旨馳赴塔爾巴哈台

會同明緒等妥為辦理。

明誼又奏。奴才正在籌措間。承准軍機王大臣寄

諭。會議分界一事。現既由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告知該國住京公

使。行文該國令派使臣赴塔會議。或該國竟有使臣前來。亦未可定。明諭仍當遵奉前旨。迅赴塔城。先期以待等因欽此。查前准科布多大臣廣鳳等咨送該處查勘邊界委員阿克敦佈呈繪地圖一疏。並與本處及總理各國衙門。並伊犂舊圖案卷覈對。科布多所屬邊境。自沙賓達巴哈末處起直至罕山為止。今該處委員阿克敦佈將哈屯河界址繪圖。其罕山以前等處。何處可以議分。未經切實聲敘。且查明舊有木房原委。現有俄人十二名在彼。亦未將作何辦法聲明。誠恐舊界業失。匪伊朝夕。並祇得趕緊飛咨廣鳳再行按照舊案圖說切實覈對。迅即咨覆。並飭阿克敦佈迎

赴行帳。以便面詢詳細。備與會議。俟奴才與麟興將防邊事宜。悉心商酌。迅即交卸起程。赴塔等候會議。

御批。知道了。

乙酉。塔爾巴哈台參贊大臣明緒領隊大臣博勒果素奏。據烏里雅素圖卡倫委官倭什琿泰稟稱。卡外探有俄羅斯兵隊百餘人。執持器械。在彼駐紮等語。奴才等當派委筆帖式經格圖會同該卡倫官。前往曉諭。令其退回。該夷不聽。反逞強橫。奴才等因倭什琿泰官職微小。而守卡兵丁。僅有十名。復添派滿營防禦慶齡帶領蒙古兵十名。借助守卡倫稽查賊盜為名。不時出卡查看。該夷儻若修蓋房屋。

壘立石堆。即行善言開導。令其拆毀。並飭諭各卡倫官兵。亦不時查看。旋據巴克圖委官土瓦謙泰呈報。俄夷在卡倫開齊內。壘立石堆數處。當已拆毀等情前來。奴才等隨派章京薩勒哈春。飭赴巴克圖卡外。面見該頭人。告以現在兩國疆界未定。何得即在我們巴克圖卡倫開齊之內。偷壘鄂博。並派兵隊發在烏里雅素圖卡外住紮。該頭人答以烏里雅素圖卡外住之兵隊。係奉我們上司吩咐。到彼防守。不准你們查卡倫之官兵越巴哈穆爾山嶺。至我們派人前往卡內。原係履勘地方。以備將來作為邊界等語。薩勒哈春即言哈穆爾山嶺。原係我們地方。且過山嶺直

至齋桑淖爾。尚有我們幾處卡倫。並非你們疆界。因何越
境攔阻。該頭人一聞此言。聲色俱厲。並云你們官兵將來
定要過去。咱們只好就是動手。薩勒哈春復向其再三理
論。該夷以若無伊上司文書。不敢撤回為詞。復據防禦慶
齡等呈報。烏里雅素圖卡外住紮之俄國頭人。帶領兵隊
七八十人。偪令章京帶同兵丁移至卡倫之內居駐。將章
京所居之氈廬。硬行拆毀。勢將打仗。章京等嚴飭兵丁萬
勿可動手。恐釁先自我起。致彼得有藉口。不得已暫移數
里居駐。芽等伏思轉瞬即屆領隊例查卡倫。並派官兵添
坐輝邁拉胡各卡倫之期。均須由哈穆爾山嶺經過。直至

齋桑淖爾湖地方○現在該國頭人帶領兵隊分處攔阻○並

聞齋桑淖爾湖一帶○遂處亦有該國兵隊住守○若不照例

派官兵添坐卡倫○並領隊大臣往查○不惟遂其侵占○將來

會議時○定必據為該國地方○奴等公同商酌○惟有遴派妥

員多帶兵丁○隨同巡查卡倫之領隊大臣博勒果索前往○

至哈穆爾山嶺一帶地方○該夷有無攔阻情事○再為奏

聞○查俄羅斯匪蘇勒官雜哈勞人極狡詐○一切皆其主謀○故當邊

界未定之前○唆令該國頭人肆行侵越○奴等因現值查勘

地界尚未定局○不得不處以鎮靜○暫與羈縻○使其就我範

圍○方為至計○復准烏里雅蘇台將軍明誼咨開○通籌西北

兩路分界事宜等因前來。應俟該國使臣載木塔爾巴哈台。載往伊犁會議。芬明緒即同將軍常清相度機宜。切實定議。以期妥速蕆事而泯釁端。芬等料該使臣僅再來時。必不肯遵照條約。來公會議。該國在塔通商年久。深知本處城小兵單。易於進兵要挾。是以本年二月。即先派來兵隊占踞烏里雅素圖卡外地方。一為阻我查界官兵。一為在容色素地方耕種地畝。並窺伺雅爾噶圖金廠。欲獨擅其利也。查咸豐九年有塔爾巴哈台民人。在巴克圖卡外容通素烏蘭布拉克地方試種地畝。彼時該國在塔居住管理貿易之匡蘇勒官。面見前任參贊大臣明誼。求將種

地之人收回。明誼因此等人私出卡外種地。恐與內服之哈薩克雜處日久。滋生事端。並未詳及該夷之奸詐狼貪。當即派員前往。將該民人等一律收回。該夷於去年會議時。即藉此狡賴。本年復派兵隊至彼處住紮。以為早已許讓之地。再來會議。必仍堅持常住卡倫為界一語爭論。若不豫籌辦法。會議即許以常住卡倫為界。烏里雅蘇台科布多各卡倫均距城在六七百里。及至千里。離城較遠。尚不至大有關礙。伊犁塔爾巴哈台卡倫。均距城不過三四十里。及百里二三百里不等。伊犁之錫伯索倫營均在卡內附近地方居駐。塔爾巴哈台之察哈爾額魯特及吐爾

厄特人等。亦在卡內附近地方住牧。至塔爾巴哈台所屬
前汗爵紳坦公阿吉所管之哈薩克。約有二三萬人。現在
卡外西北一帶住牧。台吉迪納雜爾所管之哈薩克亦有
數千人。在卡外西南一帶住牧。屢次呈求誓願內服。儻議
分。後該國定必逐處移兵住守。不惟與伊犁駐防之索倫
錫伯各旗相近。必啟爭端。即塔爾巴哈台卡外之哈薩克
不願隨從。聚族來徙吐爾扈特蒙古游牧地方。蒙古豈能
相容。哈薩克情急擾亂。所關匪輕。若不許以常住卡倫為
界。必以兵爭。塔爾巴哈台迤東。首尾均與該國毗連。兵連
禍結。致成不了之局。督等膺茲重寄。不得不縷晰瀆陳。伏

乞

皇上指示。並請

旨飭交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王大臣妥議。究應如何定議之處。俟

議妥後指示前來。以便遵辦。

御批。明緒疊次所奏分界事宜各摺。俱交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與

俄國住京使臣會商。尚未議妥。此摺著交該衙門一併妥議。俟

該衙門議奏後。再行降旨。惟未經降旨以前。明緒等仍當飭諭

各卡倫官兵。嚴密稽查防範。毋稍鬆懈。

明緒又奏。錫霖已於三月十九日抵塔。孝應將參贊大臣

印務。即交錫霖。馳赴伊犁參贊大臣新任。伏查俄國使臣

尚無米塔會議確信。相應請

旨俟分界事宜辦理完竣後。再將參贊大臣印務交錫霖接任。抑

或即將參贊大臣印務並會勘分界事宜。一併交錫霖會

同各該將軍辦理。以專責成。芽即赴伊犂參贊大臣本任

之處。恭候

聖裁。

御批。着俟勘界事宜辦竣後。再行交部。

己丑。伊犂將軍常清奏。據索倫營總管富珠爾泰並博羅

胡吉爾卡倫佐領順柯布報稱。卡外忽來俄人二百餘名。

帶有鳥槍長矛檄車等件。仍在去歲塔益窩鋪之科斯莫

鞏地方。斫木修房。又據佐領和色本。及哈薩克根稱。鄂爾果珠勒卡倫所屬格根地方。聚來俄人二百餘名。俟根塔斯地方。亦來俄人五百餘名。奇沁卡倫附近愛達爾科木地方。亦有俄人一百餘名。訊其情由。均稱伊等頭人差來。語言强驁。諸形叵測。 苐查向住伊犂之匡蘇勒官雜哈勞人極狡獪。通商以來。久生覬覦。其於山川險阻。道途紆折。靡不私窺大槪。伺我虛實。數年來誘買牲畜糧食。以致無業之徒。狗偷鼠竊。種種指使。皆雜哈勞之計。雜哈勞曾住京館。能作滿洲字體。往往影射情事。偽作公牘。苐曾將字蹟比對。識破鬼蜮伎倆。現聞雜哈勞在卡外一帶作祟。所

有附近布魯特哈薩克等。非脅之以威。即誘之以利。總期受役於彼。為日後助虐地步。目下本地漢回惑於勦洗之言。即塔爾巴哈台等處。亦有蓄謀之事。伊犂謀叛之素。有經嚴辦。餘匪尚未全淨。官兵未盡撤防。難保雜哈勞不從中煽惑。容留罪人。　等加意防範。從不假以辭色。雜哈勞深與　等為仇。此間錫伯索倫兩營兵丁。技藝優長。箭射有準。為俄人所畏所忌。該兵丁等家屬。素以耕牧為事。若俄人漸偪甚近。蓋房設卡。實覺不利。故該兵丁等恨之切齒。時有滅此朝食之意。卡外皆哈薩克布魯特兩部落遊牧之區。稍有疏虞。即啟各夷輕侮之心。　等當與領隊大臣等商

酌。密派索倫營總管富珠爾泰等。帶領官兵前往。以查卡倫為名。即在該處附近地方。暗為防範。而屬該總管佐領等婉為開導。仍不予以可啟之釁。如有私立木卡。擅蓋房屋等事。必當諭令自行拆毀。儻彼仍復逞强。則惟有激勵將士。敵愾同仇。並非文飾。直是禦寇。總期崇我

國威。固我疆圉。一面飭令各營勤加操練。一面咨行俄國西悉畢爾總督衙門查照。此項人眾前來。該國是否知悉。因何騷擾。並無文報。務令迅速撤退。各守邊疆。以敦和好。至卡倫外地方寬廣。去年七月俄人曾在卡倫附近科斯莫墪地方。伐木蓋立窩鋪。詞因雪大寒冷。於九月將兵撤去。

其遠處兵隊未撤。致卡外地面。不能展勘。茲向曾經出卡
會哨之官。詢得大概情形。將卡外會哨去路來路。畫圖貼
說。咨呈總理各國事務衙門一分。咨送
欽差大臣明誼一分。明緒一分。以便會議時據圖定議。庶消其覬
覦之心。而杜其侵陵之漸。以冀稍紓
聖主西顧之憂。謹將咨行俄國西悉畢爾衙門移文。鈔錄恭呈
御覽。
御批。著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彙入前次明緒等摺。一併妥議具奏。
片併發。
大清國總統伊犁等處將軍。爲咨行大俄國西悉畢爾總督查

辦事。照得貴國會勘地界大臣與我們國會勘地界大臣。
前在塔爾巴哈台會議。因貴國大臣。誤解條約。會議數次。
不遂所欲。起程回國。至今並無赴塔爾巴哈台會議日期。
茲於本年三月二十四日。忽有貴國兵隊一百餘人。帶有
槍礮。在我們伊犂奇沁卡倫附近愛達爾科木地方居住。
又於三月二十七日。有貴國兵隊二百餘人。前來我們格
根卡倫附近地方居住。並有貴國兵隊五百餘人。在我們
倭根塔斯地方居住。伐木蓋屋。我們派官巡查開齋。行至
科斯莫塈地方。又有貴國兵隊二百餘人。把我差官擋住。
不容前行。面見貴國頭人訊問。貴國人言稱。係聽上司吩

咐前來。修蓋屋棚等情。我們因念兩國和好多年。講以禮義。是以差派營務處章京等前往開導。現在地界並未議定。何故便在我們卡倫附近居住。似與情理未合。查貴國在我們伊犂通商以來。十有餘年。遇事我們均以情理相待。自上年議分地界。貴國住邊大臣。屢次無理。我們無不包容。此次不候定議。無故帶兵私進我們開齊。並伐木聲言搭蓋屋棚。殊出情理之外。有失和好之道。僅有別故。關繫甚大。貴國住邊大臣。如此強行。想貴總督必然不知。相應移咨貴總督查照。轉飭貴國住邊大臣。速將各處兵隊撤去。以敦和好。是為要緊。為此咨行。

常清又奏。再。奴才接到

欽差會勘西北界事宜大臣明誼咨會。並發來照會俄國西悉畢爾衙門公文一件。內空出一行。官封之上。已列奴才之銜。屬奴才加銜加印。奴才雖統轄西陲。專司營伍。而於分界事宜。未

奉

諭旨令與俄人商辦。是俄人心目之中。只知與明誼明緒商量。而於奴才從未有一字行文論及分界。今於未奉

諭旨之事。倘見印封銜名。既覺奴才專擅。不免猜疑。且恐藉此徒添枝節。一時難以就範。而事關重大。奴才又不便咨回。致延時日。不揣冒昧。遂於文內空行之處。添寫年月。官封外面。仍

列明該官銜。鈐用奴才印房關防。寫明借印字樣。以昭覈實。本可送交伊犁貿易圍匡蘇勒官雅哈勞處。令其轉遞。無如該夷現在卡外叵測狡獪。慣於假用滿洲字跡。託名朦混。若使拆閱。墮其術中。於分界之事。大有關礙。奴才遂將此件公文遞至塔爾巴哈台明緒處。屬其交該城貿易圈就近轉遞。更為穩妥。其明誼原備印封。應即咨還查銷。並將奏明情節。咨照該將軍參贊矣。

御批。覽。

壬辰。烏里雅蘇台將軍明誼奏。奴才與麟興等商酌。因塔爾巴哈台已科布多邊境。既有俄國兵隊前來越界强占。其烏

里雅蘇台境內沙賓達巴哈界牌未處○係條約分界緣起之處○該國難保不來窺伺侵擾○急應豫籌嚴防○前因該處有舊蓋木房二間○恐係該國建立○奏奉

諭旨確查○經斧等面詢該處新放總管等建蓋緣由○據稱實係本處烏梁海兵丁所蓋○具結存案○斧隨即札調原派查勘達界之委員厄魯特貝子寨克都爾扎勒木城面詢○與總管興達遜等所結無異○並據面稟藏世受

皇上豢養深恩○萬不肯甘心外附○如有俄人前來強占○至死萬不聽從○當屬其激勵該處所屬官弁○堅心內向去訖○至科布多分界事宜○前據報吹河等處○早有俄人建蓋木房○現有

俄商居住各情。尚未查明通商原委。必須該處派出委員身歷其境者。方能透悉情形。劄飭行知該城參贊大臣廣鳳。於原派添派查勘邊界之委員喜壽。阿克敦布。二員中揀派一員。徑行飭令趕赴前途。隨同劄前往。庶於俄使會議時。得資指臂。因思華夷分界。毗連西北四城。伊犁與科布多事同一律。所有前奉

特派差遣委用之伊犁協領哈布齊賢。業已因病出缺。嗣又經伊犁將軍常清。添派領隊大臣托克托奈。總管富珠爾泰。德格都等三員。往查該處邊卡界址。其應於何處議分。自己周知。應令該委員趕赴塔垣。聽候差委。以便與俄人剖辯

定界○除已飛咨常清外○並咨伊犂參贊大臣明緒○就近劄
調米塔○聽候隨同會議○所有本城委員主事職銜遇春現
在因病不能隨往○奎於章京內○查得主事職銜諾穆歡老
成穩練○辦事勤慎○此次即帶同襄辦文案○原擬於拜摺後○
即移文參贊大臣麟興○接署將軍印篆○起程馳赴塔爾巴
哈台○候俄使前來會議○因續接
廷寄○
諭飭奎行文俄國○及查科布多建房通商○有無奏過成案○查明覆
奏等因○奎自應將詰問俄國照會文底○趕緊擬定速行該
西悉畢爾總督○一面咨呈總理各國衙門查照○並查明科

布多木房通商原委欽遵覆奏卽帶領委員等文卽起程

御批知道了

癸巳總理各國事務恭親王等奏前因在上海管帶常勝

軍美國兵官白齊文不遵調度劾革職後私行進

京並控據英美兩國照會於二月二十七日將籌辦情形

恭摺具奏欽奉

上諭現在白齊文赴滬必當使所犯各罪一一認伏然後量加恩

施李鴻章應事明決著於白齊文到後妥籌辦理等因欽此當

經臣等恭錄

諭旨行知江蘇撫臣李鴻章復函致該撫令其於白齊文到滬後

細加體察。是否可令與戈登管帶常勝軍之處。相機酌量。詎白齊文轉滬後。仍回天津。並不請領執照。又復私赴京城。正在核辦閒。據江蘇撫臣李鴻章函稱。白齊文自去冬遣散之後。中外目為惡人。一聞其復將任用。靡不駭然。該撫身在局中。議論情形。與臣等所慮印合。臣等公同商酌。一面照會英美兩國公使。斥其誤保匪人。經英美兩國疊遞照會節略。大意僉謂白齊文罪款。多係江蘇官員污衊等語。臣等均置之不理。隨即照會美國公使。歷數白齊文罪狀。以不遵調度。貽誤軍情為最大。俟請

旨將白齊文革出中國版圖。不再敘用。仍飭令回國。由美國自行

管束。現經臣等疊次照會。詞意不稍寬假。美國無可復言。但呈遞照會。求將被參各款改正。其用與不用。由中國作主。是白齊文希冀復用之望已絕。臣等因給予照覆。告以不遵調度。與毆打楊坊二層。人人共知。無可改正。其餘各情。既該使無勉强復用白齊文之心。業已删銷淨盡。並聲明中國嗣後永不再用。以杜再來嘵瀆。別生覬覦之心。惟白齊文現在是否出京。抑已由蒲安臣飭令回國。該使既不提及。臣等亦未便過問。已由臣衙門行文江蘇巡撫。如白齊文再行私到上海。別圖生事。務當隨時防範。

御批。知道了。

給英國照會

為照會事。照得白齊文在上海劫餉毆官一案。前據蒲大臣照會內。力保其人可以仍帶常勝軍。又據貴大臣照會內稱其人素稱勇健。管帶此隊。為眾人所深悅服各等語。本爵當以貴大臣所言。或不甚謬。是以允為暫且從寬辦理。並以李巡撫身膺疆寄。統帶全軍。該省官弁賞罰。悉由李巡撫作主。咨行李巡撫酌量辦理去後。並據李巡撫覆稱。適與英國士提督及伯提督提及此事。兩提督均謂京中相隔太遠。未深悉此間情形。恐將來白齊文敗壞常勝軍。貽誤中國軍事。我等斷不敢與共事。遇有防勦。亦不敢

相助。緣戈登之為人。我等素所深知。故敢力為保薦。樂於相幫。今該軍整理甫有頭緒。會帶並無過失。而遽以驕縱僨事之白齊文易之。實無以服眾云云。且據閩營將士。聯名具稟。以白齊文有復回松江之說。軍情惶惑。白齊文到滬後。舊日撤退各小兵頭。又將復用。來此播散謠言。在滬者紛紛率黨而至。中外人心。均為不服各等語。本爵查帶兵一事。必其人為眾所悅服。方可令充此任。今白齊文一到上海。即與前次撤退諸小兵頭。狂言交煽。眾情惶惑。貴國士伯丙提督。亦以白齊文敗壞常勝軍。再令統帶。無以服眾。本爵深公酌核。從前白齊文管帶常勝軍。營規甚不

整齋。所用帶隊小官。均非安分之人。兵餉亦多冒濫。戈登
本係武官。一經接帶。實力整理。卽將不安分者撤退。另用
帶隊者。均係曾任武官之人。兵餉亦能節省。所向有功。合
營兵勇。亦甚悅服。戈登旣係有功無過之人。是常勝軍自
以仍交戈登統帶為是。毋庸再令白齊文幫帶。再聞白齊
文現已到津。又復不領執照。擅自進京。實屬怙終不悛。任
意妄為。斷難再事姑容。除照會蒲大臣另行辦理外。相應
照會貴大臣查照。此事旣係貴國官員。與中國各官。均以
戈登為是。白齊文為非。自應仍憑上海中外各官公論辦
理可也。為此照會。

給美國照會

為照會事。前因白齊文劫餉毆官。照例應行拏辦。經貴大臣詳遞照會。力陳白齊文悔過自新之意。並鈔錄常勝軍諸官保狀前來。本爵以白齊文既知悔過。又經貴大臣實力作保。諒無虛言。當經予以自新之路。令其仍回上海聽候江蘇巡撫核辦。茲據江蘇巡撫來文。洛稱白齊文自去冬遣釁之後。中外目為惡人。一聞其將復回滬。欲管帶常勝軍。中外駭然。而白齊文回滬。復與前次撤換諸小兵頭造作謠言。不可禁止。眾情愈加惶惑。疊據督帶常勝軍合營將弁稟稱。現正料理出隊。一聞白齊文又欲管帶常勝

軍。中外兵官。各懷疑慮。觀望不前。實於剿務有礙。緣白齊文復用與否。實爲大局利害所關等情。具稟請爲核辦前來。本爵查白齊文罪犯甚重。在中國兵官。斷無不按律嚴辦之理。本爵前次所以暫寬白齊文准令回滬者。實以貴大臣力保之故。今據江蘇巡撫來咨所稱中外兵官不服情形。則貴大臣前此送來各兵官保狀。皆屬虛詞。其爲白齊文自行唆使捏造。以便開脫罪名。希圖復用。可想而知。且聞其前次來京。係因在滬捏報欠項。所開款項太鉅。上海未經照付。所欲不遂。故爾自行在京妄訴。其貪利無厭之心。尤屬行同無賴。貴大臣前次誤聽其言。故爲力保。今

因此事致令中外懷疑。是貴大臣為白齊文所誤。本爵又為貴大臣所誤。現聞白齊文到津。不領執照。又欲來京。似此來去自由。目無法紀。尤為無理之至。本爵現已行文三口通商大臣。即由天津將白齊文嚴行拏解。照中國例懲辦。如越過天津。私行來京。即希貴大臣拏送總理衙門。以憑懲辦。此等實足有玷貴國聲名。諒貴大臣必不肯再為姑息矣。為此照會。

英國照覆

為照覆事。接准貴親王來文。以白齊文一案。據巡撫李覆稱。常勝軍勢難仍交白齊文統帶緣由。本大臣閱悉。查

貴國邀請各國民人。代為幫辦。其用何人派往何處。均歸
貴國作主自定。本大臣前保白齊文復帶此隊。實因白齊文
扶手以來。出師獲勝。屢替
貴國捨命。受傷甚重。或因誣告遽行裁退。礙於華美兩國和
好。因此保薦。並無他意。此次巡撫李若僅以該員整理未
善。不甚曉暢軍務。即不復令其統帶。本大臣自難再贊一
辭。惟據巡撫李行上海領事官夏劉文一件。內指白齊文
捏造各項欠帳。至今糾纏不已等意。而本大臣已知吳楊
二道指駁各項。曾於彼此派人會查之先據定。以我水師
總兵百爾類思。陸路四品官戈登二員。為查覈之主。現據

該總兵等所查白齊文帳目。並無朦混情弊。又稱白齊文接管之前。兵數正雜月款無從查考。及其管帶以來。方得兵丁額數。開具清晰。凡有經手置買軍需什物。俱有憑單可考。白齊文買辦一切。均要切實憑據。該經手人無可侵潤。設法誣罔白齊文。自顧名聲。不能不請

貴國行文明示。本大臣相助代請伸明。此次

貴國重將此等無據之言。再為誣指。未免稍輕本大臣也。今雖仍飭統帶常勝軍一節。勿庸再議。該員屢次建功。茲受誣謗。

貴國不為伸理。嗣欲另覓各國良士相幫。大見其難。向同防

守之舉。各國必皆改易。另設新章。自為保全之道。本大臣心實難安。為此照會。

美國照會

為照會事。照得白齊文一案。本大臣觀之。貴國若待白齊文極其公道。必須將伊起用。因伊代貴國出力數年。然用伊與否。本大臣不能勉強。本大臣素常無相強之心。以後亦無相強之意。惟現有誣叅白齊文數款。按本大臣之職分。不能不代為昭雪。免令他人害彼之聲名。大凡美國人自視其聲名較性命尤重。今白齊文被叅之款。第一誣其搶劫軍餉。第二誣其假造保狀。第三誣

其虛報欠項。第四誣其無理不遵號令。謂其爲有。憑據毫無。謂其爲無。轉覺確有憑據。所以本大臣恭敬相告。卽希將白齊文被誣四事。從公文中改正可也。

給美國照會

爲照會事。接准貴大臣照會。內開白齊文一案。本大臣觀之。中國待白齊文極其公道等因。查白齊文被參一案。以不遵調遣爲最大。緣金陵髮逆。因知中國已調常勝軍往攻九洑洲。是以該逆調集多匪。在該處意圖抗拒。詢知白齊文不遵調遣。抗延兩月有餘。不肯前往。故該逆將已聚之匪。直犯浦口江浦和州含山等州縣。以致該州縣數十

萬生靈。慘遭荼毒。白齊文所帶常勝軍。曾食過中國數百萬之餉。今貽誤中國數十萬生靈之命。咎實難辭。又白齊文係由楊坊保薦。並由楊坊籌餉養贍數年。是楊坊之於白齊文。恩義不為不厚。茲在楊坊寓中。恃強無理。將楊坊等打傷。咎亦難辭。來文謂白齊文被誣等情。查凡人若果本無其事。無故被誣。即無一語辯論。日久總可自明。此係一定之理。且今既言明以後亦無相強再用之意。即可無庸深論。自於其人聲名無損。來文又謂其出力數年。白齊文從前出力時。中國曾給過賞犒。數已不少。並賞加頂帶二次。早已酬答其勞。總之人無論中外。試問美國食餉

之武員。不遵調遣。貽誤軍情。律以外國之例。當得何罪。該

革員曾自立甘願切結。投隸中國。其結內又親手書押。有

案可查。既隸中國。本應照中國例辦理。今貴大臣屢代說

情。本爵亦不為已甚。俟請

旨將白齊文革出中國版圖。不再敘用。仍希貴大臣飭令回國。由

美國管束可也。

美國照覆

為照覆事。接准貴親王照會。內稱接據貴大臣照會。云中

國待白齊文極其公道等因。本大臣發去照會。內云

貴國若待白齊文極其公道。必須將伊起用。並無中國待其

枉為公道之語○想係貴親王誤看○總理衙門大臣親許本
大臣云○以後不復勉強用白齊文○其被誣条款○自當全與
改正○不料送來之照會○竟與意不合○惟希兩日內將白齊
文被誣數款○一同改正○如
貴國一准不肯改正○則將來本大臣自想應如何辦理○即如
何辦理矣○

給美國照覆

為照覆事○接准貴大臣照會○內開白齊文被誣數款○一同
改正○致一照會等因○查本爵前次覆文○祇言白齊文食中
國之餉○貽誤軍情○並毆打楊坊○其餘搶奪餉銀等事○均已

删去。因貴大臣來文。有用伊與否。本大臣不能勉強。以後
亦無相強之意。是以本爵亦不再論。業將各情删淨盡也。
為此照覆貴大臣查照。
恭覯王等又奏。再查洋商進口洋貨。交過正稅後。如欲改
運別口售賣。按約准發免單。而免單一項。實係南洋各口
所發為多。是以三口通商大臣崇厚疊次咨商臣衙門。以
北洋盡收免單。津關幾同虛設。並稱免單流弊甚多。議將
免單停止。經臣等照會各國商辦。而各國總以此事須訪
問商情。有無窒礙為詞。未能迅速定議。迨上年十一月二
十七日。崇厚具奏津關第八九結徵收稅鈔一摺。聲明免

單一項。若不變通辦理。京餉和款兩無所出。請

旨飭下總理衙門。將倖給免單。定議後迅速行知各口。以便遵辦

等因。奉

旨該衙門覆議具奏。欽此。臣等復又照會各國商辦。往復辯論。不

下數十次。始據定議。於本年四月十五日。將各口洋貨免

單一律停止。臣等正擬覆奏間。而法國新到公使柏爾德

密復又照會臣衙門。以法國貿易較少。存票一節。於法國

商情。諸多窒礙。請仍照約辦理。並據總稅務司李泰國稟

稱。洋商改運完過正稅之洋貨。或領免單。或領存票。應聽

商人之便等語。臣等公同商酌。各國通商貿易。向以英美

二國為最大。所有請停免單一事。該二國既已遵辦。卽有法國商人。以及各國小本商人。願領免單。應亦有限。不妨酌量辦理。經此次議定。嗣後南北各口徵稅多寡。不致大相懸殊。而洋商或領免單。或領存票。仍於稅課竟無出入。臣等現亦行知南北通商大臣。轉飭各口一律照辦。

御批。知道了。

丁酉。伊犁將軍常清奏。竊查伊犁西北博羅胡吉爾卡外科斯英巒並倭根塔斯。以及西南鄂爾果珠勒卡外格根地方。並愛達爾科木。均有俄人兵隊驟至。聲言伐木蓋房。正當索倫錫伯額魯特等營地面。兵心疑忿。四月二十一

日。據西北路富珠爾奏稱。章京等馳赴博羅胡吉爾卡倫。聞俄人又移進畢爾布拉克地方住紮。此地原係往年夏日安設卡倫之處。距現在卡倫五十里許。章京等帶領通事弁兵十餘名。與俄人會面。俄人見從人不多。始展顏答話。查其營盤帳房三十餘頂。俄兵二百餘名。章京等即以西北疆界。兩國尚未議定。何得帶兵前來逼近卡倫住紮。俄人云。我們係由溫布地方柯那斯大官委派前來。暫且堵禦。恐你們帶兵進我卡倫。此外並無別心。我們並不蓋房。兩國議定邊界。方始修蓋。我們現住俱係帳房。屬下人萬不能生事。畢爾布拉克。亦係我們上司所

指之地。非接調撤文書。我們不能撤回。又聞你們伊犁回衆滋事。如今了結否。章京答以此輩罪惡滿盈。已盡數拴獲。梟首示衆。如今安靜無事。俄人俱各讚歎。章京等見其言詞雖順。而於撤回原處一節。執定非伊上司文書。不敢擅自退回。章京等查去年俄人原在科斯莫堅地方。今移近畢爾布拉克。得步進步。雖言詞無桀驁之氣。而詭詐性成。難以據信等語。次日又據西南路伊克坦布塔欽布報稱章京等行至阿克善以西之格根河北岸。見南岸有俄人帳房十數架。渡河訊問。俄人約有一百十餘名。帶有槍刀礟車。據該頭人答云。我們是我國差派前來的。達布胡

之布魯特等投誠我國。已四十餘年。他們住於何處。我們就要到來。章京等向該頭人折問布魯特游牧。並非此處。此是我們大國邊卡地方。設有卡倫。該頭人聲稱我們並不知道。是布魯特將我們帶領來的。你們暫行回去。等我國大官分立疆界。兩國再商等語。奴才竊思俄人不待文書照會。徑自前來先占地方。必有重兵在後。暗蓄異謀。惟恐我國前進。得以窺其虛實。或竟在路蓋房安卡。曠日持久。以為日後議界指證地步。且伊與漢回滋事。與俄人何涉。而以為問。其為搆端煽惑。暗中句串。已可概見。又稱布魯特帶領伊等前來。且有歸順該國已經四十餘年之語。該

夷狡詐萬端。陽為和睦。而陰蓄詭謀。先為馴順。而後逞強悍。種種變態。無非為會議之時。執定以常住卡倫為界一語。以遂其侵占之計。而彼仍不居開釁之端。加以布魯特數十年來。從中首鼠為之役。使同惡相濟。然彼既有侵陵之心。我更不能無先事之備。現在錫伯索倫察哈爾額魯特各營。逼近卡倫者。人情洶洶。勇氣十倍。皆欲勦滅洩忿。雖經劄嚴飭各營將弁約束兵丁。毋得稍生事端。而地方遼闊。延袤數百里。終恐約束難周。致生械鬬。然俄人貿易之圈。與惠遠城近在咫尺。設夷兵倏來。我國毫無防範。僅持不開釁端之論。恐有偪處城下。措手不及之時。相應請

旨飭令明誼。迅速與該夷會議定局。勿再遲延。奕　現在率同領隊
大臣等。公同商議。必須添兵堵禦。且可藉此彈壓各營。免
致激生事端。俄人見我有備。目前或不敢遽於前進。茲將
滿營。索倫營。共派官兵五百五十餘員名。馳赴博羅胡吉
爾卡倫防堵。以為西北之備。又錫伯。額魯特兩營。共派官
兵三百餘員名。馳赴鄂爾果珠勒卡倫防堵。以為西南正
西之備。又另備各營官兵五百餘員名。酌派領隊大臣托
克托奈管帶。臨時聽調。以為中權助勦之用。奕等俱曉諭
各營。及城鄉漢回商賈人等。務令各安本業。毋得驚惶。一
俟明誼將地界議定。俄人無所逞其詐謀。軍民同安樂土。

芬等及各營官弁。上下和衷。力持定見。務弭釁不先開釁。

爲應兵不先進兵。以仰慰

皇上廑念邊陲之至意。

御批。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議奏。

常清又奏。再查每年春秋二季。領隊大臣等。例應將所管各軍台卡倫查驗一次。又每年夏季。例應巡查布魯特邊界一次。歷經遵照辦理在案。本年春間。因漢回糾眾滋事。伊犁所屬九城戒嚴。該大臣等多有面商出隊事件。並帶官兵赴巴燕岱等營防堵。未能分身往勘。現因俄人居住卡外。逼近窺伺。誠恐別生釁端。已派總管並署協領佐領

等帶領各營兵丁。前赴西南正西西北各處卡倫內防堵。儻該夷尚逞强橫。不能理諭。尤宜派委領隊大臣管帶兵隊。激勵將士。崇

國威而固疆圉。芬擬將查勘卡倫事務。令該大臣等派委該營副總管佐領等。前往各軍台卡倫認真查勘。其巡查布魯特邊界之事。亦派令章京前往。暫在卡倫以內嚴密履查。統俟俄人退後。及分界事宜議定。該領隊大臣等再行親赴該處分查。以符定制。

御批。知道了。

塔爾巴哈台參贊大臣明緒奏。竊芬前因烏里雅素圖卡

倫以外。復有俄國兵隊人在彼住紮。當即奏明在案。茲屆派員添坐輝邁拉扈等三處卡倫。並兩領隊例查所屬南北各卡倫之時。努查領隊大臣博勒果素巡查北邊卡倫。應由哈穆爾山嶺經過。直至齋桑淖爾湖一帶。與科布多派來巡查卡倫之委員會晤。分查各屬卡倫。現在俄國頭人。帶領兵隊數百人。在烏里雅素圖卡外哈穆爾山嶺住紮。又據巴克圖卡倫官稟稱。該卡倫外住紮之該國頭人。復由該國調來步兵一百名。帶礮車二輛。令往哈穆爾山嶺去訖等語。努復聞哈穆爾山嶺迤北一帶。逐處有該國兵隊住紮。意在攔阻巡查卡倫大員。及添坐卡倫官兵去

路○該若不照例往查○轉得遂其侵占之初心○若照舊前往○被該國兵隊攔阻○必啟爭端○於勘界事宜○大有關礙○奕等公同商酌○此次巡查卡倫○自應因時制宜○當派防禦慶齡等三員帶領滿營兵丁○隨同巡查卡倫之領隊大臣博勒果素繞道前往輝邁拉虎等三處卡倫○遇該國兵隊攔阻時○務以情理開導○如其竟逞強橫○祇可相度機宜○酌定行止○除博勒果素已於四月十五日起程往查○並領隊大臣榮全現擬於五月初九日起程往查所屬南邊各卡倫○一俟查完旋回○再行奏

聞外○再奕等前聞該國另派兵隊○前赴瑪尼圖干都爾罕卡倫北邊○

並齊桑淖爾一帶種地蓋房。當派筆帖式巴彥圖馳赴該
處確查。並飭諭哈薩克公阿吉等一體往查去後。茲據該
筆帖式回城稟稱。沿途確查。並無俄人。及至瑪呢圖干都
爾罕卡倫附近地方偏查。亦無該夷蹤跡。哈薩克前汗爵
綽坦公阿吉等稱。現在常川巡查。並無俄人前來。令伊子
穆隆台吉斯海等。跟隨巴彥圖。至齊桑淖爾湖東南一帶
地方查看。亦無俄人建蓋房屋耕種地畝。詢附近住牧之
哈薩克。僉稱前月由河上游來夷船四隻。船內約有二三
十名俄羅斯。已往海西打魚去訖。又聞海西一帶。現有數
百俄羅斯。在彼住紮。等候領隊大人查卡倫來時。他們尚

有面說的話等語。巴彥圖原擬前往確查。因湖水阻隔。不
能前往。再於四月二十四日。接准伊犁將軍常清咨開。准
烏里雅蘇台將軍明誼咨送照會俄國西悉畢爾衙門公
文一件。應俟送伊犁匡蘇勒官轉遞。緣雅哈勞叵測狡獪。
萬一折閱。駕名詐覆。大有關礙。是以咨送塔爾巴哈台。令
其轉交在塔居住之匡蘇勒官轉遞。以昭慎密等因。其查
本處居住之匡蘇勒官。期滿旋回。新派匡蘇勒官尚未來
塔。當飭送交貿易圈居住俄國代辦匡蘇勒事務色克德
爾官。轉行該國西悉畢爾衙門。應俟覆文到日。該國或照
明誼所擬公辦。抑或仍在塔爾巴哈台歸為一處會辦時。

等明緒再行會同各該將軍。欽遵節奉
諭旨。妥籌辦理。以冀仰副
聖主安邊杜釁之至意。
御批。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議奏。
己亥。總理各國事務恭親王等奏。竊臣衙門於本年四月
二十九日。奉
上諭。明緒等奏。俄兵在卡外居住防範曉諭情形一摺。本日已諭
令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告知該國住京公使。轉行西悉畢爾總
督辦理兵等因欽此。又於本年五月初四日。奉
上諭。前因明緒等奏。俄兵居住巴克圖卡外防範曉諭情形等因

欽此。臣等當即據明緒、明誼先後奏報情形，照會俄國住京公使格淩喀，令其行文西悉畢爾總督，務須遵守和約，將已先圖等處卡外之兵，先行撤退，一面催分界官速赴塔城會議，公平查勘。嗣據格淩喀照覆，言尚未接西悉畢爾總督來文，並稱於西北地面不能悉知，堅謂西界未能早定，係中國分界大臣之咎，是其迴護該國私越開齋住牧等情，已可概見。復經臣等照會該使，將該國去年分界官誤會條約之處，詳細剖辯，並屬行文西悉畢爾總督，先將各處兵隊撤回，聽候兩國分界大臣會議，並查去年十月間因該匡蘇勒雜哈勞誤解條約，曾照會前住京公使

巴留捷克。將條約逐字剖析。屬其轉行該國大學士。以期
妥速。巴留捷克雖允為轉行。並云幫助公平辦理。乃今逾
半年。未接覆文。或該國大學士無可置辯。或巴留捷克故
為宕延。均未可定。臣等此次特於給格凌喀照會之外。給
該國大學士照會一件。將疆界亟須勘定。條約亟須講明
兩層。切實剖辯。又恐該國未解漢文。並將此次照會。及去
年給巴留捷克照會。繙譯清文。均交格凌喀徑寄該國大
學士。庶條約之解既明。兩勘分之議可定。屢催該使。延未
照覆。復於本年五月十四十七六月初十十十四等日。疊奉

諭旨。將明誼。廣鳳。明緒。常清等。所奏分界事宜各摺片。具交臣衙

門與住京俄國使臣剖辯。妥議具奏各等因欽此。臣等查該大臣將軍等先後所奏各情形。統計俄人在各卡倫附近帶兵住紮。有十餘處。所帶之兵。四五百至百數十名不等。或執械逞兇。或偷立鄂博。或伐木蓋房。總不過欲應其去年帶兵強占之言。卽脅我以不得不從之勢。然彼雖越理妄行。而猶必藉執條約以相難。則我所恃以維持者。亦惟有堅執條約以相爭。所以臣等再四思維。究其所以紛紛帶兵強占者。大抵均由中國多故。儻欲分兵北顧。力必有所未逮。因而恃其歷來慣技。得尺得寸。乘勢相陵。幸而兵機雖動。當彼此爭辯之時。該公使等尚援條約為詞。並未顯

有背約之說。臣等竊慮殫思。現在祇有仍照條約逐層講解。力與爭辯。頃因前行照會。該俄使至今未能逐細登覆。臣文祥等復親赴俄館。催其聲覆。又復將前次所給照會中切要之處。屢次極力窮詰。該使業已理屈。當面無可狡賴。詞於六月十九日照覆前來。雖稍有自認錯誤之處。其餘仍多虛誣狡賴之詞。並未將條約如何講解切實聲覆。顯係無可措詞。而又不肯全行認錯。並捏稱明誼等去年有已經承認該國分界大臣所計畫之處。尤屬狡賴。現給照會。將其虛誣狡賴之詞。逐層窮詰。若俟照覆後始行具奏。又恐為時太久。明誼等未知臣等辯論情形。儻會議時

或有歧異之處。反為彼所藉口。是以臣等公同商酌。將現在辦駁各節。先行具奏。以便行知該大臣等遵照會議。俾歸畫一而免兩歧。

恭親王等又奏。再正繕摺間。於本月二十二日。准軍機處鈔出常清明緒各原奏一摺。同日均奉

諭旨交臣衙門議奏。臣等查常清摺內。西北路博羅胡吉爾卡外。俄人移進畢爾布拉克地方。查其營盤帳房三十餘架。兵二百餘名。稱係堵禦官兵而來。該處係夏日設卡。雖現在卡倫五十里。又西南路阿克善以西格根河南岸。有帳房十數架。俄兵百餘名。係布魯特帶來。此次奏報情形。較為

偪近。仍是前次揉圖侵占之謀。該將軍力持定見。務弭釁而不先開釁。為應兵而不先逞兵。尚屬審處得宜。明措指內。則稱此次巡查卡倫。令領隊大臣繞道前往。相度機宜。酌定行止。覈其所議。亦與常清大略相等。查臣衙門以西界勘分事宜。未經定局。前經臺奏

諭旨交辦。臣等細檢俄國條約。逐字細繹。伏思向來外國辦事。每多性急。惟俄國勘分西界一事。條約內載有不必限定日期一語。揣其用意。並非不欲速成。但因向附中國之哈薩克布魯特未能一律脅服。則蠶食尚待經營。是以故緩其期。以為利誘威脅之地。臣等揣見隱謀。因於前年春間。即

經奏請

欽派勘界大臣。悉與商辦。以破其詭謀。該國無可爭執。乃於去年

會議時。強以中國常住卡倫為界一語狡賴。使中國不能

定議。而彼於其間極力籠絡哈薩克布魯特人以供其指使。一面帶兵沿卡騷擾。使我防不勝防。儻我西疆兵力。足以庇護外藩。自不難出而與爭。即令現在兵力偶有未逮。設從前疆吏慎固封守。實力巡查。彼見無懈可擊。亦無可動其覬覦之念。今查科布多吹河有道光年間俄人建蓋之木房。塔爾巴哈台。有咸豐初年住紮之俄兵。伊犂勒布什迤南。並有俄人所設之卡倫木城。是其處心積慮。已非

一朝一夕之故。現據常清奏稱俄人動問伊犁回眾滋事一案。曾否完結。無論此案是否該國藉端煽惑。暗中句串。總難保無覬覦而動之意。至哈薩克布魯特前據常清等奏。其移近卡倫。稟求內附。明誼等亦稱哈薩克等深為感悅。誓志不肯背順從逆。今常清稱西南路俄人。係由布魯特帶領前來。且有歸順該國已經四十餘年之語。而哈薩克從前亦有暗附俄人之說。是此等人之良莠不齊。首鼠兩端。已可概見。惟既稱誓志不肯從逆。將來是否得力。雖不可知。總宜加意安撫。俾令齊心禦侮。以收眾志成城之效。為今之計。西疆強占之勢已形。雖該將軍等奏稱軍心

忿而思戰猶恐終無把握謹先請
旨飭下該將軍等隨時防範一面將仍願內附之哈薩克等善為
撫綏相度機宜妥善辦理臣等一面逕給照會屬令務守
條約毋得於未經定界之前任聽官弁帶兵強占仍恐住
京公使不足以令其疆臣日前並經徑行該國大學士該
國方以大國自居外託講信修睦之詞切責以條約之所
不符彼未必甘居於不韙庶或顧惜聲名秉公勘辦臣等
雖止以口舌相爭亦斷不敢不殫精畢慮勉竭愚忱以期
中外協心潛消強悍經此次極力窮詰儻俄人稍知顧忌
或不致肆行要挾另生枝節抑或能照該將軍前繪地圖

內所點紫色之限。析中定議。均未可知。所有臣等遵
旨議奏緣由。理合附片陳明。
諭議政王軍機大臣等。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俄人在西界各處卡倫住牧搶掠。遵
旨善辦一摺。另片奏紬繹條約。與俄國住京公使剖辯窮詰。請飭伊犁將軍等相機妥辦等語。上年俄國會議西界。強執中國常住卡倫為界一語。極力狡賴。使中國不能定議。而彼得乘間寵絡哈薩克布魯特。供其指臂。一面帶兵沿卡騷擾。冀遂其蠶食之謀。其情實屬可惡。現經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王大臣照會該國住京公使格凌喀。將伊國誤解條約內往西直至。及常住卡倫兩層。往復駁詰。字字講解明白。使之無

可置喙。又於已留捷克回國時。給與該國大學士照會一件。將亟須勘定疆界。及亟須講明條約兩層。切實剖辦。現在格淩喀俟到本次照會後。雖尚未照覆。而外國最重條約。理屈者詞必窮。諒亦難一味狡獪。竟置和約於不顧。第該國勘界大臣。今年果否來塔會議。尚無消息。明誼此時。計已起程馳赴塔城。著即會同明緒。先事籌辦。相機妥辦。明誼前奏。有折中定議。繪具地圖。請照紫色限界之語。曾經諭令該將軍等妥為辦理。現在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因俄使堅執明誼照會內即不能往西邊。亦應往西南一語。稱為業經承認。是以給與照會。代為辯論層層搜剔。仍就明誼等照會所云。附以條約本意。妥曲剖晰。既將明

誼等前言辦明且執定往西直至之語。該國雖不能照辦。而降格以求。將來或可與紫色限界之議符合。該將軍等惟當堅持定見。豫將應分之處。一一勘定。儻此後俄使前來勘界。不至如上年之肆行要挾。則折中定議之說。即可酌度機宜。妥為籌辦。庶邊界得以早定。不至日久另生枝節。方於大局有益。其常住卡倫一節。明誼等惟當遵照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照會。力與剖辨。不可稍有歧異。至科布多吹河。有道光年間俄人建蓋之木房。塔爾巴哈台。有咸豐初年住紮之俄兵。伊犂勒布什迤南。並有俄人所設之卡倫木城。從前疆吏果能慎固封圻。無懈可擊。何至任俄人侵占。若罔聞知。現據明緒奏。俄人又移進卡倫一

層。並常清奏。俄人動問伊犁回眾滋事。曾否完結。其為幸我邊陲多事。乘閒相陵。詭謀畢露。嗣後常清等。務當力求自強之道。加意整頓。實力巡查。毋得再蹈從前覆轍。致啟外國人覬覦之念。現在博羅胡吉爾卡外。俄兵是否撤退。常清所稱務弭釁而不先開釁。為應兵而不先遣兵等語。尚屬審處得宜。明緒所稱巡查卡倫。令領隊大臣繞道前往。相機酌定行止。辦理亦尚周妥。即著該將軍等認真防範。據理曉諭。務令越卡俄兵。概行撤回。不至日久生事。方為安善。至哈薩克布魯特稟求內附。誓志不肯背順。何以常清奏稱西南路俄人。係由布魯特帶領前來。且有歸順該國四十餘年之語。而哈薩克從前聞亦暗附俄人。

可見首鼠兩端。未可深恃。惟既有內附之請。若吝其就往。概行

拒絕。不特絕其向善之念。且恐其餘部落聞而解體。仍著該將

軍等善為撫綏。加意激勵。俾為我用。仍一面隨時密加偵察。覘

其去就。豫籌辦法。現在勘界一事。俄人雖極狡詐。第尚知以條

約為口實。即此是可轉之機。該將軍等身膺邊疆重寄。惟當殫

慮竭心。力顧大局。以期邊圉早靖。國體無傷。方為不負委任。所

有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摺片各一件。俄國照會及給俄國照會

共七件。均著鈔給明誼、明緒閱看。

給俄國照會

為照會事。茲准定邊將軍明咨稱。本年三月間。科布多所

屬西開齊一帶。有俄羅斯人數十名。各帶槍刀。馳運輜重
前來。經卡倫台吉詰問。據稱係圖瑪城之博勒庫普呢克
蘇圖呢克官二員。逹兵共九十一名。本薩瑪城圖畢爾那
托爾等諭令前來。要在佈克圖爾滿河迤北吹河。並哈喇
布勒尾克。及罕山以前。搭房住牧等語。經卡倫侍衛再三
開導。該俄官等即行折回。聲言四月二十日後再來。又塔
爾巴哈台巴克圖卡外。有俄人帶領兵隊三百餘人。在該
卡外頭道河地方居住。經委員阻止。令其撤回。據稱來此
等候本國派官會議。又言須聽候本國文書。方能撤退。後
又委員理諭數次。該帶隊官置之不理等因前來。查勘分

西北邊界。上年因貴國分界大臣。疆欲以常住卡倫為界。經本王大臣按照條約文義。詳晰辯論。明白照會。巳大臣。轉行貴國分界大臣查辦。當接來文。已知照貴國西悉畢爾總督幫助公平辦理在案。查貴國分界大臣。自去冬回國後。至今並未前來中國。會同將軍明等查勘。是彼此應分界址。尚未議定。貴國官員。遽爾帶領多人。來至罕山以前吹河等處。搭房住狀。並帶兵隊在巳克圖卡外頭道河等地方居住。實與條約不符。相應據咨照會貴大臣。即望將定邊將軍所咨各情。行知貴國西悉畢爾總督。務須遵守和約。將各官員帶赴吹河。及頭道河等處之兵。先行撤

退。並一面行催貴國分界大臣。趕緊前來。與中國分界大臣將軍明等。公平查勘。以期早為定議。俟議定後彼此各守各界住牧。兩無相侵。庶昭和誼。即煩查照辦理可也。

俄國照覆

為照覆事。茲因本月初七日。准貴王大臣照會云云。又於次日會晤崇恆大臣。言及本國官帶人前來至吹河等處居住。似與條約不符等情。本大臣、因至今並未接到西悉畢爾總督來文。並因與西北地面細圖。貴王大臣照會所言之處。不能悉知。為此僅就貴王大臣照會所言照覆。查照會所載。俄人來至吹河等處。或有官令。或因官准。並非

私自前來。本大臣因想該人前往之處。按照北京和約第
二條。應歸本國所屬之地。且兩國西北邊界。至今尚未議
定。此條中國分界大臣之咎。因此不得謂本國官民不能
前往按約分界後。應歸本國界內之地。然而此次俄人所
居吹河等處。是否合理。擬將貴王大臣照會。行知西悉畢
爾總督。以便該總督查核。又查上年會議分界斷絕。因
貴國分界大臣不能字字謹遵和約之故。本國分界大臣。先
經將兩國疆界。如何按約分定之處。行知
貴國分界大臣。
貴國分界大臣。以和約不能辯駁。多條以如此定界。與

貴國無益而論。且兩國已有和約。即當遵照辦理。何得又論有無益等語。本國分界大臣。只要遵照和約辦理。為

貴國分界大臣堅意推辭。是以已經回國。今貴王大臣照會

本大臣。行催本國分界大臣。趕緊前來與中國分界大臣將軍明等。公平查勘。以期早為定議等語。本大臣查催文辦理以前。必當將西北疆界。按照和約。如本國分界大臣。已於去年行知中國分界大臣。按約所計畫之處會議定後方可。不然。本國分界大臣。又到邊界。未免徒勞無益。是以兩國分界一事。應否即行辦結。或暫停不辦。本大臣不能預定。均由貴王大臣意見。如貴王大臣欲按照辦理。即

由本大臣咨由西悉畢爾總督先行知照本國以便派分界大臣會同按照詳細定妥為此照覆

給俄國照覆

為照覆事准貴大臣覆文內稱西北地面不能悉知兩國分界之事應否即行辦結或暫停不辦等因本王大臣查西北地界必須及早勘定各守各界方免爭執惟欲分地界必先明條約條約一經講明則無論有益無益皆當遵照自不難速為完結貴大臣謂邊界未定條中國分界大臣之咨似未將上年分界未結實在情形詳細衡量查明大臣等本欲按照條約速為定議無如貴國分界大臣所

計畫之處。與條約不符。明大臣等將條約字句再三辯論。終不肯聽。並非明大臣等不欲辦理也。緣條約正文。彼此皆當切實遵循。不得一字稍有增減誤會。若如貴國分界大臣所云。竟似條約內。僅載有統以中國常住卡倫為界之語。其他上下全文。皆可一概抹卻。本王大臣於去年十月十九日。將條約正義。照會巳大臣。轉行貴國總理各國事務大學士。旋據照覆內稱。已繙譯俄文。咨行本國大學士。並幫助公平辦理等語。諒貴大臣亦必聞此美意。但至今未接貴國大學士復文。恐貴大臣不便自行咨催。或至久延時日。本王大臣因此鈔錄去歲照會。並繙譯清文。俾

行知照貴國大學士。以期及早照覆。速爲辦結。惟未分界之先。所有各卡倫外等處地方。無論分界後應歸何國管屬。剗下總不應先行占踞。希貴大臣轉行貴國西悉畢爾總督。趕緊將各處兵隊撤回。聽候兩國分界大臣會議。蓋條約爲

御筆批准之文。人人皆當遵循。即人人皆宜通曉。貴大臣秉權出使。諒已深悉。儻以本王大臣去年照會。講解錯誤。何不即將條約第二款。逐字分疏。備文送來。兩相比較。以求一是。否則條約尚未解明。邊界從何議分。不得謂係中國分界大臣之咎也。望迅即見覆爲要。

給俄國大學士照會

為照會事。照得去年兩國分界大臣。在塔爾巴哈台會議勘界。若果能按照條約。秉公辦理。此事早已完結矣。無如貴國分界大臣。誤解條約。再三辯論。終不肯聽。以致會議未能定局。是皆由條約之講未明。故邊疆之勘分未定也。本王大臣因於上年十月十九日。將條約逐層分晰。照會貴國住京大臣。已記其行知貴大臣查照。以期轉飭遵辦。迄今未據覆文。茲據我明大臣等來文內稱。塔爾巴哈台已見圖卡倫外。實有俄人在彼居住。不聽勸阻。請示遵辦等因。本王大臣查交鄰最重講信。無論何國。一經換約。皆

當永遠遵守。友睦無間。況我兩國和好二百餘年。久為各國所欽佩。豈可因偶爾誤會條約。致滋別國議論也。惟念明大臣等所稱不俟分界。遽行前來之事。恐貴大臣未必知情。本王大臣因飭我邊界大臣。遇有貴國人入我界內者。務須善為開導。不可遽與爭鬭。俟分界後自有公論。本王大臣自問中國可謂盡理之至矣。然欲永息爭競。必亟勘定疆界。欲勘定疆界。必先講明條約。蓋條約一經講明。則勘分自易完結。為此鈔錄去歲照會底。並繙譯清文。行知貴大臣查照。希即將條約正講。告知貴國分界大臣。使其字字遵循。免致再行誤會。則邊界及早分定。兩國和好

日篤。愈有明徵。令各國聞之。均不致妄生議論。是則本王大臣所厚望也。

給俄國照會

為照會事。前據定邊將軍明洛稱。巳克圖卡倫等處。有俄人帶兵居住等因。當經本王大臣據咨照會貴大臣查照在案。茲復據明將軍咨稱。科布多所屬霍呢邁拉扈卡倫等處。有乘馬俄人多名。各持槍刀。越入卡地。逐攆守卡弁兵。將軍械等項損壞。並將卡倫台吉兵丁等拘去十三名。至額爾奇斯河邊哈房地方。看住五日。始行釋回。搶去官馬銀物。並不繳還。請示遵辦等因前來。本王大臣查兩國

邊界未分之先。均應各守各界。聽候會議。不得互有侵越。
並應迅將和約逐字講解明白。俾分界事宜。早為完結。今
俄人竟將台吉兵丁拘禁。並將馬匹銀物搶去。如此恃強
背理。實與和約不符。因思此等情事。皆由於邊界未能及
早勘分。邊界之未能及早勘分。由於和約之未能講解明
白。去年兩國分界大臣會議時。貴國匡蘇勒官雜哈勞偏
解條約。並云不照此議分。即帶兵強占。今竟實有其事。各
處滋擾。顯係匡蘇勒官欲不遵條約。故從中阻撓。使去年
不能速為定議也。現在明大臣等等候會議。並屢次行催
貴國分界大臣。及早前來。迄今並無音信。轉瞬大雪封山。

又難勘辦。似此年復一年。何日方能定局。得不謂之故意遲延乎。且東界早經依限勘分。西界亦應迅速辦理。其因何遲之又久。殊不可解。為此照會貴大臣迅即行文貴國大學士。轉飭西悉畢爾總督。立即將各處兵隊撤回。並催貴國分界大臣。速行前來。秉公會議。俾得如東界之剋期竣事。以重條約而敦睦誼。至此件文移。是否即由貴大臣繙譯。轉行貴國大學士。抑或由本衙門另備照會。徑行貴國大學士。以期迅速之處。統候照覆辦理。

俄國照覆

為照覆事。前於五月二十七日。六月初五日。准貴王大臣

照會。內載貴國將十年和約第二條。未經講明。因此本王
大臣等候貴國總理各國事務大學士來文。又兩國查勘
分界大臣。務須迅速會齊。將西北地界早為勘定。又未分
界之先。所有各卡倫外等處貴國官民。總不應先行居住
等語。本大臣先後兩次會晤貴大臣時。已將此照覆內所
載之事。詳細言及。查
貴國辯駁條約所載之處。一條往西南至齋桑淖爾湖等語。
一條中國常住卡倫等語。據貴大臣所講。即外卡倫等處。
亦可謂為常住卡倫。本國將條約兩文比較。詳細查閱。見
條約內有沙賓達巴哈。與齋桑淖爾湖兩處。其兩處中間。

應有兩國之界。其東北為沙賓達巴哈。其西南為齋桑淖
爾湖。兩處彼此相對。是以由沙賓達巴哈往齋桑淖爾湖。
必須向西南行。此係明證。以上情形。
貴國分界大臣已經深悉。且已承認本國分界大臣所計畫
此處邊界。與以上之議相符。儻
貴國分界大臣不肯承認此論。可查和約原俄文。載明由沙
賓達巴哈往西南至齋桑淖爾湖等語。貴大臣以未知俄
文之詞證說。
貴國不問何為和約之原文。何為和約之譯文。但應遵和約
譯出之漢文辦。乃本國斷不能不遵和約原文。兩國議定

和約之大臣。彼此均不知他國之文。乃若將和約原文譯
出漢文之時。此條內本應寫西南字樣。誤寫作西直字樣。
明條繙譯官之錯。而兩處東北、與西南。彼此相對。不能改
也。
貴國將軍明辦駁本國分界大臣所計畫由沙賓達巴哈至
齋桑淖爾湖。兩國邊界。不成直道。其辦駁之言。不足為重。
條約又載西疆尚在未定之交界。此後應順山嶺大河之
流。及現在中國常住卡倫等處等語。遵此本國分界大臣。
與
貴國分界大臣照會。內載兩國疆界。應順某嶺某山某河勘

辦。自然不免灣曲之處。再至條約所載。常住卡倫等語。本

國看此語甚明。今貴大臣能講中國卡倫。均係常住卡倫。

乃條約所載常住卡倫之語。為分析常住卡倫。與不常住

卡倫二類。若如貴大臣所言。

貴國卡倫。皆係常住卡倫。試問不常住卡倫何在。本國早已

將中國卡倫分為二類。是以條約註明常住卡倫一類。緣

在此事本不應有兩論也。以上所言。係覆貴王大臣所辯

駁之處。並係本國照覆去年十月十九日接到貴王大臣

照會之照覆也。現將貴王大臣請本大臣轉送本國總理

各國事務大學士之照會。及本大臣與貴王大臣因西北

地界之事○彼此往來照會照覆等件○已一體行知本國○趁
此本大臣相應復言○本國總理各國事務大學士○已經接
到去年十月十九日貴王大臣照會○本大臣十數日前接
到本國大學士行知本大臣照覆○內載本國將去年在塔
爾巴哈台兩國大臣會議情形○並該大臣彼此行知照會○
及中國總理衙門行知本國總理衙門照會○一體詳細查
閱畢○見本國欽派勘定分界大臣所計畫○照會中國分界
大臣○兩國邊界○如何勘定○實屬與條約之正義相符○如本
國推改本國分界大臣所計畫勘定兩國之界○先為條約
不正之論○此甚非本國之所欲也○本國自先至今○並不推

議勘定兩國西界。而欲將此事按照兩國所定之和約辦
理等語。現在本大臣因貴王大臣屢次照會。及與貴大臣
面談。知
貴國欲兩國勘定疆界大臣。仍復在邊界會議。乃若復會齊
之時。
貴國分界大臣。仍照去年辯論條約。本國分界大臣前來。徒
勞無益。是以理合照會貴王大臣。若
貴國不先定將兩國西北界之事。按照上所載之條約正論
辦理。即係按照去年本國勘定大臣所計畫之處辦理。本
國分界大臣不得前來。貴王大臣於六月初五日照會內

有甚是之言。兩國邊界未分之先。均應各守各界等語。乃
於去年中國邊界官不遵此語。先行派隊前往本國界內。
如現在本國官員。設法以免滋事。此與各守各界之言相
符。本大臣因未細知貴王大臣照會所載之處。將此照會
行知西悉畢爾總督。卽希該總督諭令本國人不得逾按
條約應歸本國界內地之外。如敢任意無故擅違此諭。必
嚴行懲辦。兩國東界。早經依限勘定。緣
貴國
欽派大臣。謹遵條約。未曾著力生出不正之論。如
貴國勘定西界大臣。亦能照此辦理。邊界必早已分定。自免

歧異之見矣。緣兩國久已和好。即貴王大臣與本大臣亦
甚篤睦誼。因此本大臣甚欲著力相助。將勘定地界事件
辦結。而更改和約。本大臣斷乎不能為此。特此照覆貴王
大臣查照可也。

給俄國照會

為照會事。接到來文。備悉一切。貴大臣謂自沙賓達巴哈
至齋桑淖爾湖。東北與西南彼此相對。必不能改。其和約
原文譯漢之時。本應寫西南字樣。誤寫西直字樣。係繙譯
官之錯。本王大臣查原定和約。係貴國所譯。並非中國所
譯。當時因已載明往西直至字樣。故爾允從。若早謂係西

南字様。中國必不定約。貴大臣既謂兩國定約大臣。彼此均不知他國之文。則中國自然應遵漢文。況條約乃係貴國人所譯。其一字一句。必與俄文相符。彼此方肯畫押。且條約互換。已經三年有餘。前項漢文。不聞貴國有錯譯錯誤之語。凡兩國交接之道。惟和約至為重大。一國立約。各國皆知。今貴大臣忽云錯誤。恐他國聞之。必指為有心背約。本王大臣等願貴大臣勿以錯誤為言。致啟旁人議論也。至謂中國分界大臣已經承認貴國分界大臣所計畫之處。與以上之議相符等語。不知所謂承認者何事。查去年貴國分界大臣偏執己見。欲自沙賓達巴哈往南又轉

往東。明大臣等給與清文照會云。即不能往西邊至齋桑淖爾湖。亦應往西南至齋桑淖爾湖。何得由沙賓達巴哈反往南轉東云云。是蓋駁其往南轉東之非。並非許其斜往西南也。況明大臣照會內西邊字樣。係指西之邊而言。西南字樣。係指至齋桑淖爾湖而言。其意蓋謂如以西之極邊為太遠。亦應擇一西邊邊與齋桑淖爾湖直對之處。由此劃界。則西南云云。既與條約往西之義相符。又與條約直至之義相合。此明大臣所謂即不能往西邊亦應往西南之本意也。且明大臣於照會內。已首先引明條約往西直至字樣。安得謂已經承認耶。責大臣又謂條約所載。

及現在中國常住卡倫等處一語○係為分晰常住卡倫與不常住卡倫二類等語○本王大臣等查中國所設○無論何項卡倫○皆係分年分季○常派官兵往住○是凡有卡倫之處○曾經官兵巡駐者○皆係常住卡倫○並無所謂不常住之卡倫也○若強分為二類○中國並無此名目○況常字與長字不同○貴大臣久已了然○是中國或有不長住之卡倫○斷無不常住之卡倫可見矣○且所云及常住卡倫者○謂分界時順山嶺大河○亦有可以及中國常住卡倫之處○如碑邁拉胡等處卡倫是也○故條約僅有及常住卡倫等處字樣○並無統以卡倫為界之語○貴國分界大臣所計畫之處○豈不與

條約相背。即所稱貴國大學士行知照覆內載各語。如貴
國大學士果有照覆。必將條約逐字如何講解。切實答明。
以符本王大臣等相問之意。何至僅以貴國分界大臣所
計畫實與條約相符一語。含糊了之。因貴國分界大臣所
議各節。未能盡與條約相符。是以本王大臣等如貴國大
學士。係當國明理之人。故按條約內字句。向其講解由貴
國前大臣已轉致一切。諒貴國大學士如有照覆。斷不至
專論計畫而不論條約也。貴大臣又謂去年中國邊界官。
先行派隊前往本國界內。及現在本國官員設法以免滋
事各等語。查中國派兵巡查舊有邊界。係照向章辦理。並

非自去年為始。既未越過中國舊界。亦無滋事情形。其責
國官兵忽來強占。並拘禁卡兵。搶去馬匹。是滋事。並違
疆未分之先。中國人前往舊界。不為背理。俄國兵突來占
踞。實為背理。若謂各該地方係分界之處。亦應俟分界後
互相守卡。方為各守各界。乃突然派兵前來。使非各守各
界本意。況現在條約。尚未講明。更何由知該處應歸貴國
界內耶。總之條約既由貴國詳定。若不能逐字講明。則邊
界即不能定議。貴大臣既知斷乎不能更改和約。則應謹
遵詳定之文。照約將邊界即為議定。免為別國所論。是為
至要。否則貴國官帶兵來占。勢必逼令中國官亦派兵前

往。豈不有傷和好。以上各節。仍望貴大臣逐層照覆。並再

行轉達貴國大學士。按本王大臣等所論。一併切實照覆。

並將貴國兵隊立即撤回。以敦和好可也。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十七